

宏章文学
Hongzhang Literature
阅读·享受生活

灵媒导游①

白骨温泉

宇尘庸兰◎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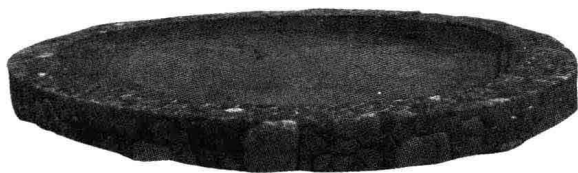
来自地底的熔岩炼狱升腾起愤怒的熊熊赤焰，拷问着人世间一切的黑暗与不公，即便以最纯净的婴孩献祭，你也难逃来自地狱的责罚，任你躲到天涯海角，它都燃尽这世间的每一个角落……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灵媒导游①

白骨温泉

宇尘庸兰◎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灵媒导游. 1, 白骨温泉/宇尘庸兰著.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13.3

ISBN 978 - 7 - 5104 - 3920 - 9

I. ①灵… II. ①宇…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18399 号

灵媒导游 1 白骨温泉

策 划: 李 锋 作 者: 宇尘庸兰
责任编辑: 靳丽霞 特约编辑: 南美玉 李 丽
责任印制: 李一鸣 马正琴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 (100037)

发 行 部: (010) 6899 5968 (010) 6899 8733 (传真)

总 编 室: (010) 6899 5424 (010) 6832 6679 (传真)

http: //www. nwp. cn

http: //www. newworld-press. com

版权部: +8610 6899 6306

版权部电子信箱: frank@nwp.com.cn

印刷: 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开本: 660mm × 960mm 1/16

字数: 149 千字 印张: 12.75

版次: 2013 年 5 月第 1 版 201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 - 7 - 5104 - 3920 - 9

定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错误, 可随时退换。

客服电话: (010) 6899 8638


来自地底的熔岩炼狱升腾起愤怒的熊熊赤焰，拷问着人世间一切
的一切的黑暗与不公，即便以最纯净的婴孩献祭，你也难逃来自地
狱的责罚，任你躲到天涯海角，它都燃尽这世间的每一个角落。

你的道德已然沦丧，你的罪孽罄竹难书，即便你以圣水洗
涤，即便你以另一个身份苟活于世，亦没有人可予你赦免，你，
无处可逃！



目录
Contents

	意外的旅行团	1
	安娜的邮件与苏海峰的日记	21
48	筱雨的坚持	
	日记本里的故事	74
	黑暗中的眼睛	96
	地下室里的人与温泉中的尸体	116
155	欲望的赤焰	
	倔强的萝卜	175



意外的旅行团

铃兰小心翼翼地接过铁柱递过来的木桶，木桶里是散发着热气的泛着乳白色的液体，这是每天晚上夫人用来沐浴的热水。

这些热水并不是在柴房烧出来的，而是来自府邸后花园禁地的一口深井，禁地只在每天晚上夫人沐浴的时候才会开放，但铃兰被允许的活动范围只在禁地大门。每天晚上，只要铃兰在门口敲响铜铃，铁柱便会打好一桶热水，送到大门来让她取走。

府里的人们对这个禁地噤若寒蝉，闲谈中总是刻意绕开后花园，让年幼的铃兰心中总是被什么东西抓挠着，她总觉得禁地里隐藏着什么惊天动地的秘密，而那个秘密，可能和夫人有关。

夫人今年已经 40 多岁了，可看起来却还像十八九岁的小姑娘

娘，除了每天晚上的沐浴，她的生活和其他大户人家的小姐太太并没有什么不同，铃兰自然而然地将后花园的禁地，将木桶里的水和夫人的美貌联系到了一起。好多次，她都想问问铁柱，禁地里究竟掩埋着什么，夫人用的水究竟是什么水，能够让人青春永驻，可铁柱总是憨憨一笑，露出一口发黑的牙齿，打着手势让她赶紧走。

后来铃兰才知道，铁柱是个哑巴，据说他本来是在外屋办事的人，一次外出，遇到了土匪，被割了舌头，夫人可怜他，便让他到后院的禁地干活，打那之后，他就再也没有离开过禁地半步。

禁地的诱惑实在太大了，对于只有 14 岁的铃兰来说，那里充满了神秘的未知，她根本无法控制自己强烈的好奇，就算在给夫人擦背的时候，她的脑子里想的还是禁地。

“铃兰，水凉了，去铁柱那里再取一桶来！”夫人微闭着眼睛，淡淡地说道。

“是！”铃兰轻声应道，小心翼翼地退了出去。

当她再次从铁柱的手中接过木桶的时候，几个神色匆匆的人突然闯进了后院。他们穿着一身黑衣，宽大的斗篷隐藏起了他们的身形，怀中似乎抱着什么。他们显然没有想到这里除了铁柱之外还有另外的人在，一时间有些发愣，但他们快速地散开，隐隐地将铃兰包围了起来，戒备地看着她，那眼神就像是饿狼看到了食物，充满了敌意，充满了欲望，在铃兰还没有发育完全的身体上逡巡着，吓得铃兰大气都不敢喘一口。

铁柱似乎和这几个人很熟，连忙打了几个手势，这几个人才狐疑地看着铃兰，跟在铁柱的身后走进了禁地。铁门在铃兰的眼

前轰然关闭，让铃兰想要一窥秘密的愿望落空了。

铁柱什么时候和这么凶的人混到了一起？如果他引狼入室的话，主人家恐怕就要遭逢大难了。回过神来的铃兰这样想道。

主人家都是好人，从来不会打骂下人，逢年过节还会给下人多发些工钱，铃兰很感激他们，她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主人家出事而坐视不理。

不知哪里来的勇气，她放下了木桶，要去找那些看家护院的打手过来，可还没走出几步，几道泛着腥臭的风便冲到了她的身前。黑暗中，她看不清那些庞然大物的样子，借着昏暗的月光，她只隐隐约约地看出，那是家里养的几条狼狗。

这些狼狗平时温驯无比，尤其对经常喂它们食物的铃兰，更是时常摇着尾巴对她撒娇，可是今天，它们的眼中都泛着绿油油的光，恶狠狠地瞪视着铃兰，嘴里淌着涎水，一副恨不得要把她吃掉的样子。

铃兰一动也不敢动，那几条狼狗瞪了她半晌之后终于绕过了她，让她长出了一口气。

咕咚一声，那几条狼狗不知扑倒了什么，铃兰刚刚放下的心一下子又提了起来。

她骇然转身，就看见那几条狼狗已经将木桶打翻，乳白色的液体洒了一地，那几条狼狗疯狂地舔舐着，争抢着，失去了往日的温驯，仿佛夫人只是用来沐浴的水却是它们可口的美味一般。

铃兰的眼睛骤然放大，就在那摊有些浑浊黏稠的液体中，一截小孩子的大腿被那些狼狗翻找了出来，在它们疯狂的撕扯之下，成了碎片。

铃兰骇得捂住了嘴巴，强忍着喉咙里的尖叫，下意识地后退，砰的一下，后背不知撞在了什么东西上，身体猛然僵住，呆

立了半晌，才慢慢地转过了身，却看见铁柱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来到了她的身后，咧着嘴傻笑着，露出了一口黑牙的同时，让人闻之欲呕的口臭也扑面而来。铃兰张大了嘴巴，尖叫呼之欲出，一只大手猛地捂住了她的嘴巴，带着一股浓郁的药香，她只来得及闷哼了一声，便软软地倒了下去。

铃兰再次醒来的时候，眼前是一片雾气氤氲，整个人被阵阵裹挟着浓厚湿气的热浪包裹着，就像刚刚从热水里打捞上来一样，浑身湿答答的，不住地往下淌着热汗。

她努力地睁大了眼睛，想要看清自己的所在，却发现这是一个四处密封的地下室，她的身前站着的，是几个赤裸着上身，露出了一身精壮肌肉的男人，他们不怀好意地看着她，像要把她吞掉一样。

铁柱就站在他们的身后，一脸的局促不安。

铃兰明白了，自己现在就在那个她朝思暮想的禁地里，确切地说，是地下；而眼下，自己正面临着莫大的危险。她想呼救，却发现自己的嘴巴已经被严严实实地堵住了；她想动动手脚，却发现，自己已经被结结实实地捆绑了起来。

男人们冷漠地看着她，其中一个人走到了一排绳子边，解开了一根绳子，铃兰就感觉自己的身子猛地一震，开始缓缓地下降，那股热浪更加浓厚了，她骇然低头，就发现，自己的身下是一个巨大的，翻滚着浑浊水花的池子，而自己，就要被扔进池子里，煮掉了。

她开始挣扎起来，她不要死，她要活着，然而，恐惧还只是刚刚开始——她的出现，就像在食人鱼的池子里投下了一块肉，池子里的原住民们沸腾了，他们纷纷从水底钻了出来，露出了尖锐的牙齿，兴奋地看着铃兰。

铃兰惊讶地看到，那是一一个个幼儿，看上去不过一两岁，可他们的眼中却满是凶残的寒光，尖锐的牙齿就像索命的利器。她求救似的看着铁柱，眼中充盈着泪光，可铁柱却只是犹豫了一下，便转过了身。

铃兰绝望地闭上了眼睛，放弃了挣扎。

脚上传来的湿热告诉她，死亡离自己越来越近了。

扑通一声，铃兰心中一紧……

You have received a new call!

Nokia 特有的来电铃声在寂静的深夜里猛然响起，啪的一下，我将手中的笔一下子扔了出去，惊恐地看着那在昏暗的台灯下显得格外诡异的、闪着幽蓝色光芒的手机屏幕，良久，剧烈跳动的的心脏才渐渐恢复了平静，脑海中构思了良久的惊悚情节却也就此烟消云散。

我叫王鑫，在任职于一家广告公司的初级文案之余，还是一个网络恐怖小说的作者，为了每个月 300 块钱的额外收入而奋笔疾书，每晚夜深人静之时也正是我灵感爆发的时候为了营造那种身临其境的感觉，我通常只开着台灯写作，这也注定了，任何一点在我掌控之外的风吹草动都会让我大惊小怪。

目前正在创作的这本《白骨温泉》是以民国时期为背景，以温泉为线索展开的一个恐怖故事，如果能够通过选题审核，每个月我将有 500 块的额外收入了，可是写作并不顺利，一个开头已经写了十几稿，直到今天晚上才找到了状态，可就被这一个电话打断了所有的思路。

我有些恼怒地看着电话，上面是一个陌生的号码，但电话的真正主人——床上的小美女却只是慵懒地翻了个身，理都没理那

不屈不挠的电话。

她叫秦筱雨，是我的女朋友，一名刚刚入行的小导游。

事实上，我们并没有同居，这听起来或许有些天方夜谭：同在异乡，又都是社会最底层的劳动人民，相恋3年，却选择了各自租住一套房子。在这个以低收入高支出闻名的旅游城市，经济上的负担让我们的生活时刻处在捉襟见肘之中，对此我也曾有过想法，但筱雨毕竟是个女孩子，考虑的东西要比我深远得多。

“你知道，导游这行，有很多莫名其妙的规矩，比如，没有几个导游会对外宣称自己有情侣，因为，这会让客人、让旅行社的老总对你有一种距离感，不敢和你走得太近，而且……”筱雨叹了口气，“如果将来我们分手了，对你当然没什么，你只是在我的身上学会了怎么讨好将来的女朋友，可是我就不一样了，每和一个男人上一次床，我的身价就要贬值一次，所以，王鑫，对不起，除非我决定离开这个行业，或者，我下定决心要嫁给你的时候，我才能光明正大地和你在一起。”

我虽然不懂什么所谓的行业潜规则，但是却明白了筱雨的苦衷。我们之间的感情从一开始就不被人看好，双方的家庭条件都太差了，筱雨出身于农村，我的家庭则经历过破产，没有人认为我们能走到最后，或许筱雨也觉得，我们终有一天还是要分开，只能好好地珍惜眼前的一切，好好地保护好自己不要受到太大的伤害，不要留下太多的遗憾。

所以，对于筱雨的提议，我最终还是点点头，同意了。从我们开始交往那天起，只要不是太过分的要求，我一般都会选择听她的，希望以此来弥补我不能带给她的那些充足的物质享受。

“你这是赤裸裸的自卑！”我的妹妹安娜——一个在网络上结识的，14岁那年就独自一人跑到异国留学的女孩，中文名字叫作

洪叶——曾这样评价我，对此，我不置可否。

那个电子合成的女声依旧在毫无感情地干巴巴地叫着床，筱雨连衣服都没有脱，浑身的酒气难以掩饰，翻了个身将自己埋进了毯子里。

自从筱雨进入了导游这个行业，她的应酬明显多了起来，经常到半夜十一二点钟还在酒桌上，但她现在住的地方是一所学校的对外公寓，晚上10点之后，楼下的大门就紧闭了；我所住的地方则是和同学合租的一所两室一厅的房子，没有那么多的限制，所以，很多个夜晚，筱雨都是在下了酒桌之后，跑到我这里来借住。幸好我是个夜猫子，经常到后半夜两三点钟才会休息，就算早睡，在地板上打个地铺也就凑合了，不会因为那小小的单人床耽误我们任何一个人的休息。

我皱皱眉，只好去推她起来——她从不让我接她的电话，理由是不想让别人知道我的存在，这或许也算是一种职场潜规则吧，就像隐婚一样，只不过我们是隐恋。

筱雨极不情愿地坐起身，有些生气地看着我，她脾气不太好，尤其是在我吵她睡觉的时候。

“电话，好像是社里打来的！”我微微一笑，这种怒气我早已经习惯了，从我们接触的第一天起，我就知道她是个强势的女人，什么事情都得她说了算，大到工作决策，小到油盐酱醋，都没有我说话的权利。

而我，在很多人看来，就是个没有主见的男人——无论是在工作上，还是在生活中，从来没有和任何人发生过任何的争执，甚至很少拒绝别人的要求，不管是合理的还是不合理的；用安娜的话说，我就是新世纪的绝种好男人，可惜中看不中用，在家里

都拿不出一丁点男子气概，怎么可能要求我到外面的时候去护着自己的女朋友呢？最重要的，我的生活太过一成不变，除了工作，便是写作，稍微用点心就能看到三四十年后的我，这对于追求浪漫与刺激的女孩子们来说，根本没有任何的吸引力，筱雨到现在还没有和我分手，也算是一个奇迹了。

听到可能是社里打来的电话，迷迷糊糊的筱雨一下子清醒了过来，拿着电话就走进了洗手间。我不禁摇头苦笑，以前的时候，就算是情敌打来的电话，她都对我毫不避讳，可自从涉足了旅游圈，就算是工作电话，她都有意避开我，不肯让我知道一丝半缕；真想不明白，到底是怕我曝光在她的圈子里，还是怕我知道些什么。

其实对于导游的风言风语，我多少还知道一些，听说，不管是导游之间，还是导游与游客之间，多多少少都有些暧昧的关系，不过，我始终觉得，这是工作需要，如果是害怕我多想，筱雨实在有些太过紧张了。

大约5分钟之后，洗手间里竟隐隐约约地传来了争吵的声音，间或还夹杂着筱雨的抽泣。这可是很少见的情况，我不无担忧地走到了门前，手抬起又放下，犹豫了良久，终于还是没有敲响那扇门，我一贯不会随意插手筱雨的事情，一来她从不允许，二来，我也觉得筱雨不是小孩子，她有独立的人格，有自己处事的方式，我若随意插手，只会让她更加烦乱。

想了想，我还是决定回去先把《白骨温泉》的故事脉络重新梳理一下，可就在我要转身离开的时候，门开了，筱雨满面怒容地站在那里，高耸的胸脯随着她剧烈的喘息而耸动着，手里死死地攥着电话，手背上的青筋都凸了起来，使她白皙的手臂显得格

外的狰狞。我瞄了一眼她手中的电话，在她大力的紧握之下，屏幕上滚动着不规则的光晕，也幸亏这是 Nokia，换了一般的国产货，我真担心它能不能活得过今晚。

她的眼角还挂着未干的泪痕，一副梨花带雨的样子我见犹怜，也让我的心底不由自主地一阵刺痛。

“怎么了，宝贝儿？”我尽量温柔地问道，同时伸出手想把她揽在怀里，这是我习惯的，也是她习惯的安慰的方式，不必多说什么，这个简单的动作足以让她躁动不安的情绪迅速地平静下来，不管怎么说，她也只是个女孩子，无论她平时怎么强势，有些时候，她依然需要有一个肩膀可以依靠。

“滚！”可让我意外的是，今天的筱雨似乎很不对劲，一把打掉了我的手，毫不客气地骂了一句就穿过了我的身边，走回了床上，钻进了毯子里，将自己严严实实地裹了起来。

我尴尬地站在那里，抬起的手颓然放了下来，下意识地握紧了拳头，深吸了一口气之后，又慢慢地放开。泥人还有三分火性，何况是我呢？但是我知道，筱雨此刻的心情并不好，我不能和她吵，那样只会火上浇油，何况这种尴尬我已经领会了将近3年，难道还差这一次吗？

筱雨将自己埋在了毯子里，整个人不住地战栗着，我知道，她在极力压抑着自己的痛苦，可这次的事情似乎击穿了她心里的底线，隐隐的抽咽声就像直接敲在我的心底，让我痛苦不已，可我向来不懂得怎样去安慰人，只是坐在床边，像哄小孩子一样，轻轻地拍打着她的肩膀，试图让她安静下来。

筱雨抖动着双肩，不住地甩开我的手，拒绝着我的抚慰，渐渐地，她似乎也意识到，此刻我才是她唯一的依赖，猛地坐起了身，扑进了我的怀里，靠在我的肩膀上放声痛哭。

“老公，你说，我怎么那么倒霉？”筱雨抽咽着，极力压抑着自己的哭声，断断续续地说道，“导游证考了三次才过，好不容易可以带团了，社里又都不敢用我这种新手。我陪他们喝酒，陪他们唱歌，陪他们泡酒吧，甚至，还让他们拿我开那些不三不四的玩笑，我好不容易才得到了这次机会，那是我的第一个地接团，我准备了那么久，就连欢迎词都是我自己写的，和别人不一样，不就是想闯出个名声来，能让他们对我刮目相看吗？可凭什么啊，说换就换了，连个理由都不给我！老公，都说本命年犯太岁，可今年我不是本命年，明明你才是本命年啊！凭什么这些倒霉的事情都要着落在我的头上啊……”

筱雨将自己这么长时间来的委屈一股脑地倾泻了出来，我默默地听着，轻轻地拍打着她的后背，我知道，她压抑了太久，是时候发泄一下了。

说起来，筱雨的运气真是差到了极致，就连我这个遭遇过家庭破产的人都有些不忍了。大学的时候，筱雨学的是旅游管理专业，以前学校是负责安排一些大酒店给他们实习的，可到了他们这一届，这个政策就取消了，一应的实习工作事宜都需要自己去处理。她不喜欢酒店那种三班倒赚钱还不多的工作，最终选择了旅游行业，可导游证她就考了三次才下来，第一年以两分之差落榜，第二年竟然有一科莫名其妙地没有了成绩，直到第三年，筱雨破釜沉舟，干脆从学生会辞职，一心扑在复习上，这才勉强算是通过了。

不过后来听说，她缺了一门成绩的那年，有好多旅行社选送的导游甚至都没有参加考试就拿到了导游执业资格证，就算她好不容易通过了考试的那次，也只是全校五名通过者中的一个而已。

但如果你认为，从这一刻开始筱雨便否极泰来，那就大错特错了，霉运并没有因为她幸运地拿到了导游资格证就离她而去，反而变本加厉了。她兴冲冲地拿着证书奔走于各大旅行社，却几乎都被问到了同一个问题：“你是谁的徒弟？”

筱雨震惊了，她可没有想到，自己就算拿到了资格证却还是没有带团的机会，还需要得到行业内已经成名的导游的推荐，也就是所谓的师出名门。我不知道是否全国各地的旅游行业都是这样，但这种事情却真实地发生在了我们的身上。

我一直觉得这不过是社里不想用她的借口而已，可筱雨真的很认真地找了个大社的知名导游拜师学艺，很认真地送了拜师礼，整天跟在人家的屁股后面帮忙打打下手，也就是帮着聚拢一下游客，拿着旅行社的介绍信到景点去买买票，真正涉及讲解、购物这些重头戏的时候，却没她什么事了，但她却干得有滋有味，每天兴冲冲地跟我讲着自己又学到了哪些东西。和她不断充盈的头脑相对立的，却是荷包的日渐消瘦，搭上了我的全部收入不说，她也不得不出去兼职家教补贴家用。

这样的日子整整煎熬了我们三个月，就在我以为自己已经坚持不下去的时候，筱雨终于有了起色，在眼睁睁地看着她那个师傅叼着她双手奉上的三五，将一个团队的人送到了机场之后，终于冲她摆了摆手，“行了，你明天就到社里跟他们说，你是我找来替我的，他们知道怎么回事。”

筱雨就这么稀里糊涂地算是踏入了导游圈，也结识了很多导游圈的老人，凭着她那一副伶牙俐齿和不离口的“哥哥姐姐”，倒也很快和那些人打成了一片。

但她的导游事业却并没有因此有一点起色，对于一个新入行的导游来说，如果不是领导脑袋进水，或者和计调的关系处到了

一定的地步，任何一家旅行社都不会委以重任的；这并不是个高利润的行业，层层盘剥之后，旅行社大部分时候依然处于一种温饱的状态，太重要的团可不敢让筱雨拿去练手，所以很多时候，他们让筱雨去做一日游。

可筱雨从骨子里痛恨一日游的工作，原因很简单：游客遭遇了一日游，兜里有多少钱就要花多少钱，没钱了就被司机导游从车上往下一扔，爱去哪去哪；导游做了一日游，这辈子都很难在别人面前抬起头来，在游客们的眼里，一日游的导游和司机就是吃人不吐骨头的恶魔，每个遭遇了一日游的游客们都恨不得将导游和司机抽筋剥骨。

筱雨丢不起那个人，她需要钱，但是却不想用这样的方式赚钱，所以，她的导游工作就只能在等待中慢慢地煎熬着。明天的这个团，是她师父托病给她的，可就这么莫名其妙地到了别人的手里。

“以前他们说，我还不信，大家都是一个圈子里的，低头不见抬头见，我就想明白了，这么抢了别人的团，以后还怎么见面？”筱雨苦笑着摇了摇头，眼泪再一次不争气地流了下来。从小，她就是家里的掌上明珠，含在嘴里怕化了，拿在手上怕掉了，跟了我之后，我更不敢给她一点儿气受，何时受过这样的委屈呢？

“社里这么安排，总有他们的考虑吧，也不一定就是别人故意抢了你的团，说不定社里是准备给你安排别的任务！”我小心翼翼地擦拭着她眼角的泪水，继续柔声说道，“你师父好歹也是圈子里有头有脸的人物，就算他们想为难你，可也得考虑到你师父那边能不能说得过去，这毕竟是打他脸的事，我想他们还不至于那么干，你说对不对？”